

我們的老師

採訪、撰文：霍靄明

翁陳淑芬老師

現任母校副校長

猶記得中六那年，學校來了一位新的副校長。沒有機會上她的課，一直只從鄰班的同學口中，聽見這位英文老師人如何如何的好、他們如何如何的喜歡她。那時候，無論在哪個時候、在校園哪個角落遇上這位副校長，她總會向我們有禮地眯著眼睛微笑、點頭。幾乎沒有一個同學見過她板起面孔的樣子。

畢業三年後的今天，有機會訪問這位完全象徵著「和善」的老師，我好奇問道：「你是如何辦得到的？」

翁太再次眯起眼睛微笑，答道：「我其實真的不太懂得罵人。有時，遇上很頑劣的學生，生氣了，我也會嚴厲地教訓他們。可是，他們似乎都沒發覺我在罵人。」

她相信，愛心能融化頑石，憤怒的言語卻容易傷人。因此，她選擇當學生的朋友，以勸解的方法開導他們——正如她在學生時代所遇過的每位老師一樣。

廿年前後

大學畢業後，翁太在一所天主教男校開展了她的教學生涯。不久之後，她加入了政府工作，而筲官就是她任教的第一所官校。她憶述，當時九年免費教育尚未實行，能進入中學讀書並非易事，因此，學生都很珍惜求學的機會，勤學自愛。當時，「頑皮」的



上圖：北京慕田峪長城黃昏

下圖：溫州泰順古廊橋（溪東橋）



黃山奇松怪石



古箏演奏

定義大抵是偶爾在課堂上大聲說說調皮話而已。她笑說，最近重遇一些舊生，當年最搗蛋的一個，如今竟成為一位警察了。

後來，政府實行 posting 措施，老師在一所學校任教一段時間後，都須調遷至其他學校工作。於是，翁太離開了筲官，先後被派往兩間不同的學校。

就這樣，廿年過去了。

新世紀來臨，將翁太再次帶回筲官。重踏舊地，桃花依舊，人面全非，從前的同事都轉到其他學校了，只剩下現時同為副校長的羅侯恩華老師。

她認為，今天筲官，論同學的學術成績、操行、在不同領域的發展，在區內都尚算不錯。她認同筲官的同學都是聰明的，可是，部份同學尚未懂得珍惜彼此相聚在筲官的緣份，缺乏歸屬感和上進心，行事為人只重功利，這是令她最痛心的。

改革當前

背上了副校長的職銜，有得也有失。

她形容，副校長的角色是要「先下之憂而憂」，凡事都想多一點、透切一點。行政工作繁重了，壓力大了，與同學相處的時間也少了。

近年教統局大舉改革，引起教育界不少反響。翁太直言，作為學校代表，在政策上，他們沒有太大的發言權。他們可以做的，只有密切留意有關改變，參與會議、閱讀資料後，再仔細向同事和家長解釋。

說到這裡，翁太並沒有像電視上的受訪教育從業員一樣罵得面紅耳熱，她，平和依舊，未流露半點怨氣，反而一再強調大家須要用時間慢慢適應、熟習。

由她觀察所得，年輕的老師較容易適應這些改變，年資

較長的老師，則需要時間去將新政策與他們的豐富經驗融合。然而，整體而言，筲官老師的超凡的拚搏精神、對學校的歸屬感、榮譽感，都成為幫助他們迎接挑戰的強大支柱。

她又大力讚賞筲官家長和校友，出錢出力幫助學校擴建校舍、籌組活動，在這種時候，實為學校帶來很大的鼓舞。

從翁太身上，開始明白「相由心生」的道理，她的笑容，源自她的生活態度。

美善互通

翁太最喜歡的活動是行山，周末空閒時，她總會抽時間與丈夫一起到魚涌郊野公園走走、耍耍太極。她認為大自然是一位很好的老師，也是一位很好的醫生。走在山中，不但能舒展筋骨，且能令身心舒泰。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，是到黃山旅遊，壯麗景色映入眼簾，比起那連綿不斷、屹立千古的群山，頓覺人只如微塵般渺小，實不必把生活中的煩憂看得太重。

在藝術方面，翁太鍾情於音樂和繪畫。她學習古琴經已超過十年，愛其音色沉而且純，就如大提琴的聲音一樣，就像能敲進人的內心深處般。至於繪畫，她既畫工筆花鳥、山水、人物，也畫色彩明暗較多變化的水彩畫，手執畫筆，感受手指與畫筆接觸帶來的觸感。

這位英文老師的排遣工作壓力的方法，竟令我想起在預科中國文化科讀過的「天人合一」和「美善互通」。

最後，翁太希望藉此呼籲各位校友大力支持師弟妹，多回校與他們分享外面世界的所見所聞，助他們擴闊眼界。她以自己母校校歌中的一句「身遠心莫離」送贈各位校友，勉勵我們要永遠心繫筲官。

最後，翁太希望藉此呼籲各位校友大力支持師弟妹，多回校與他們分享外面世界的所見所聞，助他們擴闊眼界。她以自己母校校歌中的一句「身遠心莫離」送贈各位校友，勉勵我們要永遠心繫筲官。

翁陳淑芬老師

70 年代	聖文德中學 筲箕灣官立中學
80 年代	新界鄉議局南約區中學
90 年代	何東中學
2000 年代至今	筲箕灣官立中學（任副校長）

如各位希望與翁陳淑芬副校長聯絡，歡迎電郵至 <yungchansukfun@emb.gov.hk>